

珍藏版

# 神手无相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作品全集(之三十九)



手无相

(台湾)柳残阳 著

# 神手无相

(台湾)柳残阳 著

(一)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残阳 近照

柳残阳先生，本名高见几，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风靡海内外，享誉极隆。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其作品功力深厚，构思奇巧，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浪骇涛惊，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鸟倦虫潜。读过一部又一部，部部精彩绝伦，品过一回又一回，回回妙趣横生，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欲罢不能，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追柳族”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不看金、古、柳，枉在世上走！”此言甚是。

## 内 容 简 介

战飞羽善于赤手空拳与敌厮杀，出手之间，无影无形，故江湖上称为“神手无相”。

好友辛长定临终托孤，又将传给独子的藏宝图交他保管，但这却招致觊觎财宝者的不断截杀。

辛长定妻子夏婷与倪世鸿私奔，为侵夺藏宝图而屡次请“代执役”找战飞羽的麻烦。战飞羽一一将来犯之敌击败，并结交身为“代执役”的鬼刺客戈凉为挚友。

骷髅帮在无耻公子常少岩率领下复帮，用诡计以使正派高手为其所用，妄图君临天下。战飞羽不受利诱，独闯其老巢。无耻公子败走后通知战飞羽去丁家堡决战。赴约路上，战飞羽又被绿衣会三女用计劫持，却又化敌为友，联手杀了无耻公子。

夏婷将藏宝图卖给长白十兽，十兽便向

战飞羽武力夺取，被战飞羽和名捕郭大公打得非死即伤。逃走的十兽残余又来寻仇，被战飞羽等全部消灭。

倪世鸿又勾结金家园子，嫁祸战飞羽。郭大公等人探明情况，明闯金家园子，杀了祸首罪魁黑狼及黑里俏，救了园主金婆婆。

飞燕双枪早年遭人暗算，战飞羽设计将隐藏很深的仇人冤域秦奇客引出，毙于神掌之下。

金错刀危烽烟设武林地牢，杀人劫财，战飞羽只身过重重机关，除掉帮凶。重伤后的危烽烟偕姘妇夏婷投奔游云山庄。

摘提制穴手法有隐恶扬善的奇效，战飞羽用此手法使失去夏婷的倪世鸿其心性转为良善。

当战飞羽找到负气出走的师母霹雳婆婆后，明白了找他麻烦的各种恶势力都与游云山庄有关联，于是战飞羽向其庄主江可元下战书约期决斗……

# 目 录

- 一 夜雨、残庙、江湖客 ..... ( 1 )
- 二 幽咽、怒恨、是琵琶 ..... ( 15 )
- 三 掠影、炫刃、手如电 ..... ( 28 )
- 四 煞汉、凶笔、英雄胆 ..... ( 41 )
- 五 重围、险伏、命是财 ..... ( 55 )
- 六 毒心、贪志、怨报德 ..... ( 68 )
- 七 断魂、洒血、生死搏 ..... ( 80 )
- 八 陋店、晕灯、语如烟 ..... ( 95 )
- 九 口蜜、腹剑、行同兽 ..... ( 111 )
- 十 求生、共济、敌是友 ..... ( 123 )
- 十一 掌刀、寺命、毒攻毒 ..... ( 138 )
- 十二 狭路、冤家、鬼刺客 ..... ( 151 )
- 十三 明德、尚义、真武士 ..... ( 163 )

|     |           |       |       |
|-----|-----------|-------|-------|
| 十四  | 浩然、无私、重英雄 | ..... | (177) |
| 十五  | 决战、搏命、照月庄 | ..... | (191) |
| 十六  | 雪林、颓垣、血浴骨 | ..... | (208) |
| 十七  | 魔刺、无相、鬼打墙 | ..... | (225) |
| 十八  | 死人、复活、渔得利 | ..... | (241) |
| 十九  | 蛇钻、电驼、煞使毁 | ..... | (255) |
| 二十  | 三死、一生、驼救命 | ..... | (274) |
| 二十一 | 株守、无耻、谢入块 | ..... | (288) |
| 二十二 | 乳虎、初啼、一刀绝 | ..... | (300) |
| 二十三 | 执法、索命、毒不断 | ..... | (315) |
| 二十四 | 阴险、诡谲、幻无耻 | ..... | (332) |
| 二十五 | 茅舍、猎阱、陷豺狼 | ..... | (345) |

## — 夜雨、残庙、江湖客

空中飘着丝丝的雨，时近薄暮，在这荒僻的山野里，便就更透着那么一股子朦胧与阴寒的意味了。

深秋的天气，风和雨总是夹合着来的，拂过岗岭树丛的风雨，特别叫人觉得凄冷幽惶，有种茫然又枯寂的怔忡，落寞的很。

在前面山道的转角处，有一座破旧的山神庙，灰尘满布，蛛网垂结的残颓正殿里，生着一堆熊熊的火，火光闪亮着，映照在旁坐火边的那个人面庞上，便跳动幻现着时明时阴的影像。

战飞羽盘坐不动任由前面的火光在他眼下闪跳炽腾，他的面色苍白，在火光的照耀中却呈现出异样的朱酡——只是，这朱酡却仍然包容于他那惯有的苍白脸色里。

他的全身都宛似在散发着一种无形的冰寒气息，他的整个组合，都予人一种深刻的颤栗与慑窒感触，由他那双冷寞而寂寥的眸瞳所显示出的神韵，便已代表了无需言喻的那些生硬同酷厉了。

他是属于瘦削形的，但肩膀却宽大，胸膛亦结实得令人联想到钢铁相似的坚硬，他盘坐在那里，稳重如山，强烈的

透出力和勇的内涵。

身上的一袭紫袍有些儿阴湿，但并没有换下来，却任由前面的火热就着身子烘烤，他的双手，一直套隐在袍袖之中。

火光将他的影子，斜斜的投映在地面，微微晃摇，与他背后业已烟污尘蔽的颓塌山神像互为映照，形成一幅怪诞又诡异的景象。

于是，那马蹄声就在这时由远处传了过来。

蹄声很急，如同擂鼓，迅速向这边接近。

战飞羽寂坐不动，没有丝毫反应，就像没有听到这阵急骤的马蹄声一样，他甚至连面上的一条细小皱纹，一根末梢筋肉的抽动都没有。

马儿在庙外停下，喷着鼻，刨着蹄，总是那种发力奔驰后喘吁的声响，湿淋淋的，一个人，腋下尚夹着另一个人大步的走了进来。

进来的人虽然身子是湿的，但是似带了一团炫目的火进来，这人身材魁梧壮健，红衣红巾，外带猩红披风，一张国字形方脸，也是有如鲜血般赤红，他踏入殿内，以一双灼然尖锐的眼光打量着火边的战飞羽，同时，重重丢下夹在臂弯中的那个人——有如丢下一捆布卷，一只麻包，或是一头猪那样的毫不怜惜。

摔跌在地下的那人发出“噗”的一下碰撞声，但除了略略抽搐一下之外，没有其他反应，连哼也未曾哼出一声来。

战飞羽恍若不见，心中却明白被摔在地下的那人，乃是

被制住穴道使然。

一身红衣的人似乎十分不友善的盯视着战飞羽，沉默了片刻，他缓慢又沙哑的开了口：“你是哪条道上的？”

战飞羽没有回答，目光都不眨动。

一身红衣的人提高了声音：“喂！我在问你的话。”

战飞羽仍无反应。

经过一段短暂的僵寂之后，红衣人额上的青筋浮起了，他火暴的道：“这是玩哪一套？你是聋子还是哑巴？”

注视着熊熊的火光，战飞羽冷冷的道：

“陌路相逢，何必相识！”

红衣人脸色一沉，厉声道：“看样子，你是必有所恃，才会这么个狂傲。”

战飞羽平静的道：“不要惹我，就如同我不曾惹你。”

又上下打量了战飞羽一会，红衣人才重重哼了一声，脱下湿透的披风，老实不客气的坐到火堆边烘烤起来，一面仍不时向战飞羽投去戒备的一瞥。

破落的殿堂中一片沉寂，仅有偶尔爆起的“劈啪”声在火光里溅起一点星芒。

还是红衣人忍不住，他又开口问道：“你这人像是不大愿意说话？”

战飞羽的语声漠然道：“说什么？和你？”

红衣人又发怒道：“就算陌路相逢吧！也是有缘，莫不成我尚不值你一顾？”

战飞羽萧索的道：“言多必失。”

红衣人愣了愣，悻悻的道：“我还真是少见你这种怪物。”

冷森的目光扫过红衣人的面孔，红衣人不由自主的心腔子跳了跳，就仿佛被两柄利剑刺了一下似的，感到一阵僵麻的痛楚。

于是，沉默又笼罩下来。

过了一会，红衣人站起身来，用力一脚踢到蜷缩在地上的那人身上，只听那人“吭”的哼了一声，立即便开始呻吟——红衣人已经解除了他俘虏的穴道。

红衣人恶狠狠的叱喝道：“别嚎你娘的丧，给我安静点。”

那人颤抖着求告：“你发点善心……就在这里杀了我……不要把我送到他们手上……”

红衣人狞笑道：“你想的倒挺美的，人家可是言明要活的哩，送具尸体去，就不值钱啦！你就委屈点，少给我添加麻烦，到了地头，他们自会服侍得你烫烫贴贴的，哈哈哈哈哈。”

伏在地上，那人挣扎着道：“我……我也可以给你相同的代价……”

红衣人冷笑道：“迟了，干我们这一行的，只能接收一个主儿的委托，这是不可变异的传统。”

身子猛一抽搐，那人嘶哑惨厉的叫：“我死，我自己死……”

嗥叫声里，他疯一样的把前额撞到地面上，一次又一次

次，宛如恨不能将自己的脑袋碰成个稀烂。

红衣人身法好快，往前一闪，抓着那人后领便提了起来，他顺手几记大耳刮子，打得那人一颗头颅左歪右斜，口鼻喷血，然后，将那人重重捺到火堆之旁，红衣人愤怒的吼着：“梁宏川，你想死没那么容易，老子会好好的替你续着口气，包管叫你一直喘到地头上，他们要怎么送你的终是他们的事，在我手里，却不会让你死得这么顺当，娘的，老子费了恁大气力，你倒想叫我白耗功夫？”

火光映照着那人青紫乌瘀的面孔，面孔上尚染着斑斑血迹，这人的五官扭曲，表情在痛楚中又显示着无比的悲愤与惊恐！

战飞羽的视线慢慢抬起，望了对方一眼。

红衣人还在叱骂：“给我老实点，姓梁的，否则只怕你求死不能，零碎的活罪却要先受，你要搞清楚，我可不是善人！”

这位叫梁宏川的人一个劲的在痉挛，四肢也微微抽搐不停，他大口大口的喘息着，神色是那样的无告，那样的绝望，又那样的惶悚……

突然——

战飞羽问道：“你叫梁宏川？”

姓梁的身子一震，好像他如今方才发现了在这古庙破殿中尚有着另一个陌生者在场一样——他吃力望向战飞羽，暗哑含混的道：“是……是的，我……是梁……宏……川。”

战飞羽淡淡的道：“梁山的梁，宏大的宏，川河的川？”

梁宏川喉咙里咕噜了一阵，声音是迸挤出来的：“对……对……我的姓名……是这……三个……字。”

红衣人一把抓紧了梁宏川的领口，凶恶的道：“不准多说——”

接着他狠瞪着战飞羽：“你也少问为妙，朋友，好奇心往住会给人带来意外的灾祸！”

战飞羽眼皮子也不抬的道：“我没有好奇心。”

不待红衣人回答，他又接着道：“但我有道义感。”

双瞳中光芒顿寒，红衣人阴鸷的道：“很好，却需量力而为才是。”

注视着柴烬的暗红与火焰怪异的咬舞，战飞羽也不知是在对谁说话：“你有个号，称为‘摩云鹏’，为‘青峰派’所属？”

梁宏川的面庞上似展现了无限期盼的光辉，他抖索索的道：“我……是‘摩云鹏’……正乃‘青峰派’门人……”

战飞羽无动于衷的道：“你的掌门大师兄是‘驭风雕’冯子钦？”

眼里涌起了泪，梁宏川激震的道：“是他……”

点点头，战飞羽好像叹了口气！

一直在注意着动静的红衣人这时不禁异常狐疑的问：“你认识姓梁的？”

战飞羽道：“不认识。”

红衣人大声道：“但你明明和他‘盘道’盘上了路！”

战飞羽道：“因为我以前听人提过他的名姓。”

红衣人咆哮：“听谁提过？”

宽大的双肩稳健不移，战飞羽的态度亦相同：“这不必告诉你。”

目光如焰般瞪着战飞羽，红衣人威胁着道：“不管你是谁，不论你有什么来头，你全听仔细了——我的事你不要想插手，沾也不能沾，你给我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只要有半点蠢动，你就后悔莫及了，我说得出做得到，我的修养并不好，我很容易冲动，你记住……”

战飞羽没有回答。

红衣人又朝着萎缩在地下的梁宏川叱吼：“姓梁的，如果你再吐露一个字，我就会把你当猪剥了——只要你受得了，我便做得到，别以为会有人救你，谁也救不了你！”

梁宏川畏惧的抖了抖，鼻翅在不停的翕动，一双眼睛，带着那样祈求同哀恳的神色投注向火堆对面的战飞羽身上，但战飞羽却浑如不觉不见。

火光有些微弱了，这荒落的破殿便更形阴沉，四周的黑暗，仿如潮水般缓缓的侵扩过来，望向周遭，黑得浓稠，黑得厚重，全是一片无尽止的黝深，淅沥的雨声越发衬出这幅情景的孤凉与冷寂来。

暗红的火焰如同无力的舌信在跳跃，描绘出火堆旁三张表情迥异的面庞形象，看上去，有一股寒栗的怪诞意味……

热力与光亮幻闪成一个逐渐缩小的圈子，而圈子越来越

越小，不用多久，他们就要被黑暗吞噬了。

不安的移挪了一下坐姿，红衣人目光回转：“喂，哪里有柴薪？火该加添木料了，不旺啦！”

战飞羽端坐无语。

红衣人怒道：“我问你，哪里有木柴可以生火？这火堆不旺了，莫不成就等它熄掉让大伙呆在这又冷又湿又黑又败落的破庙里？”

战飞羽冷森的道：“这火，是我生起来的。”

红衣人气虎虎的道：“怎么样？”

战飞羽道：“我容许你们在火边分沾这点光热，只是因为我不愿搭理你们，我甚至懒得说个‘不’字，因此，你们就喧宾夺主的凑上来了。”

红衣人莫名其妙的道：“什么意思？”

战飞羽道：“这是告诉你，我生的火，我有权让它燃灭，你如果要使火力旺盛起来，必须要征询我的意见，得到我的许可。”

呆了呆，红衣人勃然大怒：“这是什么浑话？我们几个人一同借着这堆火来取暖获光，现在火势弱了，我想加柴，却需征得你的同意？为什么要徵得你的同意？”

战飞羽木然道：“我已说过，火是我生的。”

红衣人咆哮道：“如果我不理你的话呢？”

战飞羽道：“那么，你就必须另外再生一堆火。”

红衣人吼了起来：“老子就要在这堆火上加柴——”

战飞羽缓缓抬起目光——那是两股令人冷澈心彻的锐

利目光：“你真要这么做，对你来说，将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不知怎么的，红衣人居然在战飞羽那冷锐的视线下显得有些退缩了，他迟疑了一下，悻悻的道：“朋友，如果火熄了，这里便又冷又黑，于你，于我们，全没有好处，你便真算个怪人吧，也不该这么个怪法！”

战飞羽冷冷的道：“我喜欢这样。”

一股怒气又往上冲，红衣人强行压制着自己，咬着牙道：“娘的，你横——设若不是我有这桩买卖在身上……”

战飞羽道：“我不受恫吓。”

于是，两个人又沉默下来，战飞羽声息静寂，红衣人却呼吸粗重，慢慢的，火堆的光亮越弱，热力渐减，黑暗漫漫得很快，只顷刻间，便笼罩了绝大部分方才还是光亮所能映及的部位，而仅剩下一团带着模糊的暗赤光影了。

红衣人似是有些忐忑的移动了一下，故意发出细微的声响来。

火堆只剩下一片暗淡的红晕了，柴烬的余光还在忽明忽暗的眨着鬼眼……

在那灰沉如雾的暗影侵袭中，战飞羽悠悠启口：“你是干哪一行的？”

愣了一下，红衣人道：“你是问谁？我么？”

战飞羽道：“是问你。”

红衣人清清嗓子道：“我是专门——”

突然警觉又愤怒的住了口，红衣人大声道：“呸，你是什